

筆之先驗，墨之超越——「元漱—袁慧莉的身·筆·墨」展

文·攝影／林志鴻

前言

時光的岸際，有著心靈的筆墨。呼吸之間，筆墨如訴，由此接合起萬物，一切相應而生。袁慧莉以創作觸動時代的介面，闡述關於思想與生活的輕與重。她的創作，是一場不懈的探索，如同水墨的渲染，層層交疊，縱深遼闊——探索水墨如何承載生命的重量，如何在迂迴之中鋪展情感的深度，如何讓歷史的厚度與當代的視野相遇，從而達到生命、藝術與思想的共鳴。高雄市立美術館「元漱—袁慧莉的身·筆·墨」展期至 12 月 22 日。

承載了中國數千年來文化精髓的水墨，對袁慧莉而言，不僅是一種媒材，也觸及對生活、創作與思想的深刻反思。在她看來，水墨與當代藝術之間處於持續的對話狀態，水墨的價值不僅在於精緻的技法與其文化深度，更在於它能夠表達出流動的情感和思想，有其不斷重生與轉化的力量。置身數位時代，水墨提供了一種不同於當代媒介的深邃語言，在心性、在體感、在構圖的鋪陳、在筆觸的延展之間，水墨的流動性與多元化的表現形態，契合著人們對於情感與日常變化的應對及感知。

● 個人意志與陰性力量

在袁慧莉的人生中，水墨是一場始終充滿疑問與探索的創作歷程。「回想我的藝術啟蒙，或許更準確地說，是從疑惑開始的。我從一開始就以探問的態度面對水墨，基於好奇而展開此生的水墨研究之路。我一方面潛心學習古典技術與畫論，一方面帶著批判的精神不斷叩問，而這從一開始就決定了我的創作實踐之路帶有思辨性的特性，而非師承性的路徑。」袁慧莉的創作不僅是個人意志的體現，是對自我存在的探索，更是她最為真實的情感與精神表達。這樣的創作，遠遠超過了技巧層面的掌握，更關乎美學意識的認知與詮釋。

高雄市立美術館「元漱—袁慧莉的身·筆·墨」展覽從女性身體與「陰性書寫」的視角出發，鋪陳藝術家長達 30 年的創作轉變，探索女性如何在筆觸與情感的交織中，繪製出當代書畫的全新樣貌。展名「元漱」既與袁慧莉的筆名「袁漱」同音，更象徵著一種回溯與重生——它指向創作者如何望向水墨書畫的始源，透過女性的身體感知與意識，重新塑造當代書畫的藝術實踐歷程，如她所言：「水墨是極有歷史包袱的項目，要能夠創作出具有當代感的作品並不容易。我沒有陽剛崇高的美學包袱需要展示，既然女性是陰柔的，那麼我就表現真正的陰性力量，從內部默默地顛覆，我常喜歡如此譬喻：女性力量就像是真菌，從內部滲透進行質變，慢慢將冬蟲變成夏草。」

高雄市立美術館「元漱—袁慧莉的身·筆·墨」展覽從女性身體與「陰性書

寫」的視角出發，鋪陳藝術家長達 30 年的創作轉變，探索女性如何在筆觸與情感的交織中，繪製出當代書畫的全新樣貌。展名「元漱」既與袁慧莉的筆名「袁漱」同音，更象徵著一種回溯與重生——它指向創作者如何望向水墨書畫的始源，透過女性的身體感知與意識，重新塑造當代書畫的藝術實踐歷程，如她所言：「水墨是極有歷史包袱的項目，要能夠創作出具有當代感的作品並不容易。如果我的作品能使他人產生共鳴，那可能是因為我的創作是誠實地面對自我處境與生命經驗，我將自己的親身感受如實地傳達，而正好也是當代人們共同感知的經驗，所以能夠產生共感。」

●以古探今，水墨語境的思索

大學期間，袁慧莉便大量研究古畫。她試圖由美術史的角度思考畫作的脈絡與意涵，這樣的研究逐漸轉化為一場提問與辯證的過程。她深入探討經典背後的來龍去脈，並將這些理解與自我的疑問進行交互辯證，展開向前追問與反身自省的往復探究。1990 年代，袁慧莉長年居住在多霧潮濕的金山，這段生活經驗引發她思考如何將獨特的視覺經驗與體感，盡現於筆墨之間。霧的飄渺、空氣的流動，既是自然的氣息，也是無形的情感，如何以水墨捕捉這份空靈的存在，成為她久久思索的命題。袁慧莉開始研究前人的作品，試圖理解他們如何表現自然的氛圍。然而，她很快就意識到，自己所感知的霧氣，與古人的體驗畢竟不同。她無法沿襲既有的表現手法，必須開拓屬於自己的創作形態，才能讓筆墨承載當下生命的真實。於是自 1991 年起，袁慧莉展開了大量關於材質與技法的實驗，這些探索逐漸催生出以石頭塊狀結構風格為主題的「孤山水」系列。到了 1998 年，她轉而嘗試以簡淡的筆墨在棉麻布上營造霧氣的氤氳感。

千禧年後，袁慧莉擺脫 20 世紀以筆墨、材質、形式為主的思辨。對她來說，如果意涵未變，水墨創作形式的更迭，終究只是視覺表象的重複。她嘗試從更為寬廣的向度來思考創作，不受傳統所限地納入所有媒材，無論是生宣、熟宣，或是棉麻布、油畫布，甚至火、冰、聲音與動畫，都可以成為她呈現創作的載體。這樣的自由使她的創作如同打通任督二脈般流暢，興之所至，皆為靈感。她的創作，不再為形式而形式，而是讓內容引導形式，讓每一次的落筆都深具生命的張力與情感的能量。這種自覺的創作方式，不僅帶給她更寬廣的視野，也讓她始終保持對水墨藝術的深刻提問。創作從來不是一蹴而就的過程，而是需要漫長的蒙養與深厚的學識累積。同時，創作者的思維轉化能力也是關鍵。袁慧莉所追求的，便是在古典與當代之間尋求對話的可能性，以屬於自己的語言回應這個時代。或許，這正是她創作之路的初心——以古為基，向今而行。

●作品中隱現的生命脈動

每一次落筆，不僅僅是筆墨的起舞，更是情感與思緒的回響。生活，是所有靈感的源頭，袁慧莉追隨它，感受它，從中汲取一切養分——那些不期而遇的

遭逢、生活潛藏的悲喜，以及生命對藝術的種種提問：媒材的本質如何超脫侷限？水墨的語言如何映照時代？水墨的表現如何與生命交融？每個質疑都是成就創作的契機，每場實驗都是思想與技法的超越，這些思索讓她的創作成為跨越時空與心靈的探索。

2006年起，袁慧莉開始聚焦於「皴法」的研究與創作思考，這是一種古典山水畫中用以表現山石肌理的技法。從2007年的「太虛系列」，到2013年改名為「類山水」，再到2019年完成的〈袁氏皴譜〉，以及2022年的「PS. THEY」動畫錄像系列，關於「皴法」的研究歷時10餘年，她企圖從中找出與前人不同之處，以及古人未曾觸及的表現方式。

袁慧莉的創作中具有一股鮮明的特質：不以寫實敘事為主，生命的脈動卻始終隱然其中。她抗拒平鋪直敘的描繪，擅長以迂迴的方式織就情感的網絡。例如，她曾反覆求索「為何皴法只能指涉外在自然的山石肌理？」這個問題長久未得解答，直到2006年的某一天，生命中的一場風暴為她揭示了答案。當時，婚姻問題引發的長期壓力令她身體不適，醫生的診斷雖顯示心臟無恙，卻因心理壓力導致心律不整。那張心電圖呈現出一道道波動的紋路，彷彿在述說她內心深處的隱秘痛楚。那一刻，袁慧莉恍然大悟：原來情緒也有肌理！它隱匿於內心深處，未曾以可見的形式呈現，但若將這些無形的情緒紋理外化，便能開啟全新的皴法語彙。

自2007年起，她將這一領悟付諸創作，逐漸形成了「類山水」的主題風格。她以自創皴法表達生命中的喜怒哀樂，這些情感既來自個人經驗，也源於人類普遍的情感共鳴。在作品中，情緒的肌理與山石的皴法交融為一體，營造出物我合一、天人相通的境界。她的「類山水」不描繪自然的形象化敘事，卻以人性為核心，傳遞出真實情感的普世價值。在〈袁氏皴譜〉中，她談情緒，卻不直述悲歡，藉由皴法與情緒進行對話，捲髮皴、理絲皴、紊心皴、亂煩皴、淚點皴、淚穴皴……，不以直白的方式鋪陳情感，而是將其昇華為詩句，讓情感與皴合二為一，彷彿山石的肌理隱匿在筆端，蘊藏天地間的幽微，低語出生命的顫動。她的筆觸不再是對自然景物的模仿，而是對女性內心情感的抽象表達，一種從感官到心靈的流動。一切由線條開始，最終在皴法的表現中得以深化與完成，情真意動，這不僅是技法上的突破，更是心靈的釋放與重構。

又如2015年冬天，袁慧莉在北京參與學術交流，恰逢霧霾警報。因應突如其來的強烈身體感知經驗，她在3天內完成了〈火墨早春圖 No.1〉的現地裝置創作，得益於長年累積的古典學識與手上工夫，讓她能在短時間內現場臨摹〈早春圖〉，並以水墨經典做為基礎，發表全新的創作與論述，就此開展「火墨」系列。當時她挪用郭熙的〈早春圖〉做為參照，並非偶然。這幅經典作品的第一層意涵便是關於氣候、空氣與濕氣的表現，相應於〈火墨早春圖 No.1〉的寓意，有其指涉古今氣候變遷的深度思考，以及對於全球暖化與空污議題的直觀回應。

從古典的靜默中尋找線索，在當代的喧囂中捕捉靈感，袁慧莉透過古今交映的創作，講述屬於自己的故事，也回應時代的變動。筆墨之間，直指心靈深處，其所蘊藏的不僅是形與色，更有著對於時空與生命的深沉凝視。